

白自的兵本日



漢口大眾出版社印行

日本兵的自白

尹若編著

漢口大眾出版社刊行

1938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編著者

尹

若

出版者

漢口大眾出版社

發行者

漢口大眾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
成南里六三號

分發行所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新民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日本兵的自白

目 錄

兩個俘虜的自白·····	一
日本俘虜訪問記·····	五
兩位日本的新朋友·····	一一
敵軍班長陣中日記·····	一六
敵兵陣中日記·····	二〇
日兵屍體上檢獲的信·····	三一
訪問兩個日本俘虜·····	三六
八路軍的俘虜工作·····	四〇

兩個俘虜的自白

朋友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是我軍某部在前線擒獲了二十多個敵人，預備經過臨汾解往他處，俘虜現在在離臨汾城十五里外的一個村上，記者覺得俘虜的情狀，俘虜的心理，很夠引起人們的興味，立刻就決定了：「看俘虜去」，同行的還有一位同業。

上午十時徒步出發到那村子去，必須渡過汾河，出城十里，蜿蜒的汾水就橫阻在面前，臨汾的命名，想由此而起。西北的河流，多半身淺灘地寬，汾河也是這樣，所以渡河的工具，只有靠「橋」，「船」失去了效用。但「橋」僅能盡了一小部的責任，這有一里來長的灘地，必須靠苦力來駝半尺深的泥漿，用兩隻笨重的腳，一步一拉，一步一拖，背上還伏着一個人，這樣的渡河法，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看起來

，實在是又滑稽又悲哀。

過河以後，完全是農村的風味了。田野間是一片枯黃，偶而看見一痕痕的翠綠，想是早播的麥苗。樹枝的外衣，不知何時被風雨剝去，顯得那樣孤伶憔悴。冬是淒涼殘酷的，但萬物的復興與滋長，都建築在它上面：目前的戰事，也許正是「冬」的時期，不久的將來「春」一定會降臨啊，曠野的迷惑逃過了行路的疲乏，不覺得已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向駐軍負責人接洽後，知道二十多個俘虜，解到這村上的只有兩個。由他派員引導，在一個駐軍的後院，見到了我們的敵人，但現在是我們的勝利品，——俘虜了。兩個戎裝敵人，突然現在面前，一時間的情緒不知是喜是恨。

俘虜的態度是自若，行動也不受拘束，旁面看守他的人也很和善。他們不能說華語，但是漢文還能寫得，由領導的人向他說明來意後，就開始筆談。

下面就是記者和他們筆談的記錄，不過他們所答覆的漢語，却是日本文法，把

動字放在後面，如今爲便利讀者起見，把文字稍微顛倒一下，原意仍保存着。「你們倆叫什麼名字？」問題就這樣開始，「佐伯小二郎」，一個較高個子的俘虜迅速的寫出他的姓名。漢文寫得熟練也還整齊，「松井四郎」，那是個倭子的姓名。「你們在那一聯隊擔任什麼職務？」問題接着上去，「都在第二十師團第二十聯隊，分別擔任食糧彈藥運搬（即中國輜重兵）。」這是不是他們預定的答話，很難斷定，由他二人的外表觀察，很不像是一個輜重兵，「你們在什麼地方被俘虜？」「山西省昔陽縣西，松塔鎮東方，馬道村西方，」地形的熟悉，使人驚訝。「你們到此地來後的感想如何？」把問題稍些轉變一個方向，「中國民衆十分親切，中國軍士十分親切，我們二人非常好感，也非常感謝。」這是俘虜的一般口吻，也是中國民衆對待俘虜的實在情形，「你們到中國作戰是自動參加的，還是國家的徵調？」「不是自動的，是國家總動員，政府的命令不能不服從。」「你們爲什麼要打中國，願不願打中國？」問題寫出後，已預料聽得的答覆，但這又是少不了的問話，「這是政府的意

思，這是資本家的主動，我們不願打，中國民衆日本民衆和兵士都不好戰，只是上官的命令。」居然得的答覆是預期的，但由他們面部的表情確流露了厭戰的心據，好像在悔恨這次的戰爭，又慚愧做了俘虜，爲想更進一步使他們認識戰爭的罪惡問題，特換到他們的家庭上去。「你們兩人的家庭狀況如何？」「我有妻子還有兩個男孩，在東京一小學校前開文具商店，家境也還小康，」這是佐伯小二郎寫的家庭狀況，「他有一位老母，有哥哥，有姊姊，還有他的妻子，他是製留聲機片的工人。」佐伯又代松井寫了家庭情形。「你們家庭知道你們被俘後，將作何感想。」意思有點打動他們的思鄉心，「我們家庭大概對我們行蹤不明，一定猜想是已經戰死，當然十分悲痛，如果知道我們還活着，自然非常歡喜，盼望我們回國，我們也很想念着家庭，很希望貴國能把我們早早放回去，我們回國後，知道國內對俘虜是鄙視的，但是我決不願再作戰，情願和我們的家歡聚度日。」兩個俘虜確實動了情感了，他們也感到身受的精神痛苦，一定在咀咒戰爭，一定會認識日軍閥的殘酷。

記者覺得這兩個俘虜已在懺悔，就把問題結束起來，我相信這兩個俘虜，遲早終有回國的一天的，我也相信他們會把我們寬待俘虜的真況告訴他們國人，我還相信將來在中國任何一塊地方，都會着到俘虜。

晚風吹來，頗有寒意。偶而一回頭，太陽已掛在西山啊，太陽已經沒落了，加緊我們的步伐到城已是萬家燈火。（紹龍）

日本俘虜訪問記

「看日本人去！看鬼子去！」一路上人們都在嚷着。小孩子們怪高興地向每個人指手劃腳的道長說短，年輕的姑娘們偷偷地溜出家門，老太婆們一拐一拐地擠在人羣中湊熱鬧，年高的長者笑迷迷地張開了脫掉牙齒的口，靜聽着孫子們的講述。街角的狗因為人多，也汪！汪！汪！地在街中亂叫亂擠。二三十里的人騎着牲口，

也來看這兩個日本兵；整個的村子，好像是在過新年，看龍燈，去趕集。他們忘記了戰爭的恐怖。

在一間寬暢的屋子裏，我會見了他們——兩個日本兵，那時他們正在和幾個八路軍的弟兄們閑談打趣，抽紙煙，吃花生。屋裏有個火爐，暖烘烘的感覺不到有嚴肅，寒冷，敵對的情緒，更沒有監獄那樣的陰森，一切都是怪溫和，怪活潑的。

日本兵看見我進門時，好像已知道來意，十分和氣的招呼我坐下。大家雖然是初次見面，但並不感覺到有什麼隔膜和拘束；一塊兒坐着吃花生，抽香煙，很閑逸似的。

因不懂日語，只好用筆寫漢字或講簡單的英語來進行我們的談話。我首先要求他們述說個人的經歷和家庭情形。

年高的先說：「我叫××××，二十五歲，家裏是做小買賣的，普通的商業學校畢業，在東京的一個書店中做店員。自從戰事發生後，營業便一天一天地冷淡，

市面也蕭條了。」噴出一口煙，看着煙上昇，勉強地好似不堪回想低聲地繼續着：「我是第四次被徵兵來的。」

「在軍隊裏擔任什麼工作？每月的薪餉有多少？」繼續問。

「輸送部隊的輜重兵，每月的餉薪很少，只有八圓五十錢，」微笑着，不好意思似地低下頭剝着花生。

桌上放着三本日記，水壺，許多白的蒸饅，因為他們吃不慣這裏人吃的小米粥，飯，而特地用上好的白麵製成給他們吃的。

一個在旁的八路軍戰士要我問他關於日本軍隊中的長官和士兵的關係，因為在八路軍中是沒有長官和士兵的分別的。關於這，他這樣回答：

「還和氣，不過時常嚙齟地要叫我們服從天皇，聽命令，說中國人都是壞東西，要我們打中國人，……不自由！所以大部分的人民都對徵兵感到興趣，比起日俄戰爭時的情緒是差得多了。……我希望戰爭早日停止。」

「他會吹口琴，吹得很好，你可叫他吹，」一個戰士對我說着，一面做手勢叫日本兵吹口琴給大家聽。

「不，不，吹得不好。」他吸着煙客氣地：「這裏沒有口琴呢，……八路軍有……可以借。」

旁邊一個戰士立刻從口袋中拿出口琴傳給他。他終於吹起來了，的確吹得很好聽。

「不好，不好，」笑迷迷地剝着花生往口裏送。

「好！好！」大家拍着手。一位戰士把「好」字說得很不自然，想把它說成日本音：「他還會唱歌呢！」

「你的歌唱得很好，可以唱一個給大家聽嗎？」

「不好，不好，請你先唱。」客氣地說着。

「他先吹口琴，你得先唱歌，」另外一個不會說英語的俘虜用筆寫給我看。

「你就先唱吧！」一個戰士在旁不耐煩地對我說，八路軍是喜歡「乾脆」的。
「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需要戰爭，用戰爭來爭取解放！……爭取自由！……」我唱了一個「我們需要戰爭」。

「現在輪到你唱」一位戰士指着日兵說。

「……………」用日語唱的「夢中情人」聲音怪柔軟的。

「你在想念你的妻子吧。哈哈……」我笑着問。

「不，不，我還沒有結婚呢。」

「那末你在想念你的情人吧？」

沒有回答，一個微笑，臉色有點紅。

「好！好！再唱一個！」大家拍着手希望着。

第二次唱的是「思兒」，聲音很淒涼的，像流亡曲（又名松花江）的調子，聽起來怪難受的。

大家都是離了家的人，家中都有着爹娘，愛人，戰爭使我們離開了家，然而戰爭又使兩個不同國籍的人親密起來，攜起手來。

在歸路中一個八路軍的指揮員對我說：「這兩個日兵都是在壽陽縣西面的××鎮被圍而自動繳槍的。那時他們倆躲在一個茅屋內，被我們的遊擊隊知道了，就把這屋圍起來，在外面用日本話叫口號，他們兩人就把槍從屋內丟出來，被我們俘獲了。」

「四月前，在平型關有五百多敵人被我們包圍在山溝里，因言語不通和日本軍閥的欺騙宣傳，我們要他們繳槍，他們死也不肯，情願死拚。我們因此特地請了許多懂日本話的人，到各部隊叫戰鬥員們學習日語，每人只要學會幾句就可以。例如：『日本的弟兄們，請你們繳槍。我們決不殺你，中國兵不傷害日本勞苦弟兄。』」等，同時印刷了許多小傳單和標語，由各個遊擊隊員張貼在敵人的後方，前方，或散布到已被包圍的日本軍中間。這樣我們收到的效力很大，在晉北，晉東的遊擊隊

員，近來時常用這種方法俘獲到敵人。

「我們明白侵略中國的祇是日本的少數軍閥，日本的廣大的人民是不願意侵略中國的，他們是厭惡戰爭的，是被軍閥欺騙強迫來的，因此我們對被俘的日本弟兄很優待，絕不傷害，打傷的我們還替他醫治呢！」

「最近我們在晉北，俘獲了許多受傷的敵人，我們把他們抬到了後方，預備醫治，可是不幸得很，在半途中給老百姓看見了，打死了一部份，我們竭力解說，可是民衆們都不甘心，實在民族間的仇恨太深了……後來我們把中國軍的衣服給他們穿上，瞞過了老百姓才能夠抬到後方醫院……」

因為第二天有事阻礙，不能去，第三天一早晨去訪問時，他們已被護送到延安去訓練了。（羅平）

兩位日本的新朋友

最近，在□□城來了兩個被八路軍所俘虜過來的日本兵。一個是長谷川君，一個是田中君，都是二十師團的一等兵，是十一月十一日，同時在廣靈被八路軍所俘虜的。記者簡單的問了一些情形：

谷川君係大阪人，今年三十歲，這樣大的年紀在日本，照例地退了伍，所以在蘆溝橋事變以前，他是一個退伍的預備兵，是個經營雜貨的小商人，曾在小學讀過書，家里有妻子和二個子女。事變後才被徵入伍。田中君，也是大阪人。曾在商業學校畢業。今年二十三歲，係現役兵，原是一位製造電池的熟練工人。他們在被俘前兩個月，同時從日本出發，經朝鮮及東北在豐台下車，再分配到山西一帶參加作戰。被俘後在八路軍的保護下由臨汾至西安坐汽車到達延安。

現在他們同居在一個房子裏面，並且有一個勤務員服侍他們。當我走去的時候，他倆正在烤火談心，的確我們是像對待貴賓一樣地優待他們的。每天吃一頓饅頭，一頓大米飯，一頓小米飯，而且還滿足了他們每天吃花生，紙煙和洗澡的要求。另

外他倆更要求能得到學習中國語文的初步課本，及進步的政治經濟學書籍。這一類的書在延安很缺少，但是也正在努力的搜求而供給他們，因為我們要像幫助一個朋友一樣地幫助他們：第一，幫助他們提高政治的理解能力，使他們認識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國際意義，使他們正確的了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特點，不是叫人類互相殘殺，是改變人類互相仇視的關係而永遠地與日本人民親愛地握手。第二，要幫助他倆的身體向健康方面發展，所以對於很小的問題我們都是關心的。總之，我們要幫助他們使他們在延安的生活，成爲一生大轉變的關鍵。幫助他們開展新的生活，幫助他們再生。幫助他們從日本軍閥和資本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幫助他們獲得與日本資本家和軍閥鬥爭的思想上的武器。有許多同志或許這樣想：「二個人太少了。」我們說不然，祇要能努力的幫助他們，兩個人的力量發揮出來也是很大的。

現在我們幾位能說日本話的同志，已成了他倆最好的朋友，天天在一起和他們談心，用着最熱忱的態度去安慰他們，了解他們的痛苦，使他倆能忘却自己是異國